

第一章《阿含》——空與解脫道

第七節 空與空性 (p.47~p.56)

釋厚觀(2004.5.12)

一、以空為主題而集出的《阿含經》(p.47)

《中阿含經》的《小空經》與《中部》的《空小經》相當；《中阿含經》的《大空經》與《中部》的《空大經》相當，是以空為主題而集出的經典。

這兩部「空經」，都淵源於《雜阿含經》中的空住¹，經不同的傳宏，而分別集出來的。都是依空觀的進修而達究竟解脫的。在修行的方便上，兩部經是不同的，但都深深影響了發展中的佛教。

- 1、《中阿含經》卷 49(190)《小空經》(大正 1，736c~738a)。
- 2、《中部》(121)《空小經》(日譯南傳 11 下，p.119~p.127；漢譯南傳 12，p.89~p.94)。
- 3、《中阿含經》卷 49(191)《大空經》(大正 1，738a~740c)。
- 4、《中部》(122)《空大經》(日譯南傳 11 下，p.127~p.139；漢譯南傳 12，p.95~p.103)。

二、《小空經》內容大要 (p.47~p.50)

(一) 三世如來都行真實空 (p.47)

佛曾經為阿難說，「我多行空」(住)為緣起；以三世如來，都「行此真實空，不顛倒，謂漏盡、無漏、無為心解脫」²作結³。這是一切佛所多住的，所以成佛之道的大乘法，特別舉揚空性的修證，是可以從此而得到線索的。⁴

¹ 《雜阿含經》卷 9 (236)：「佛告舍利弗：今入何等禪住？舍利弗白佛言：世尊！我今於林中入空三昧禪住。佛告舍利弗：善哉！善哉！舍利弗！汝今入上坐(座)禪住而坐禪，若諸比丘欲入上座禪者，當如是學。若入城時、若行乞食時、若出城時，當作是思惟：我今眼見色，頗起欲、恩愛、愛念、著不？舍利弗！比丘作如是觀時，若眼識於色有愛念染著者，彼比丘為斷惡不善故，當勤欲方便堪能，繫念修學。……若比丘觀察時，若於道路、若聚落中行乞食，若出聚落，於其中間，眼識於色，無有愛念染著者，彼比丘願以此喜樂善根，日夜精勤，繫念修習，是名比丘於行、住、坐、臥，淨除乞食，是故此經名清淨乞食住。」(大正 2，57b3~28)

² 《中阿含經》卷 49 (190)《小空經》(大正 1，737c28~29)。

³ 「漏盡、無漏、無為心解脫」，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05，引經作：「能速盡諸漏，證得無漏，無加行解脫。」(大正 27，543a)

⁴ 印順法師《華雨集》(第四冊)(p.69)：

釋尊在經中說：「阿難！我多行空」。《瑜伽師地論》卷 90 解說為：「世尊於昔修習菩薩行位，多修空住，故能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(大正 30，813a6~8)……大乘經的多明一切法空，即是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，修菩薩行成佛的大方便！

(二) 《小空經》的空義 (p.47)

- 1、依《小空經》說：空，不是什麼都沒有，而是空其所空，有其所有的。如說「鹿子母堂空」，這是說鹿子母堂中，空無牛、羊、人、物，而鹿子母堂是有——不空的。⁵
- 2、依於這一解說，後來瑜伽大乘說：「謂由於此，彼無所有，即由彼故正觀為空。復由於此，餘實是有，即由餘故如實知有：如是名為悟入空性，如實無倒」⁶。所以，「若觀諸法所有自性畢竟皆空，是名於空顛倒趣入」⁷，成為大乘有宗的根本義。
- 3、《小空經》所說的空（性），是依名釋義的；提出不空，作空與不空的對立說明，實是一項新的解說。

(三) 《小空經》觀空的方法 (p.48~p.49)

A、依世間道修空：

1、村落想、人想空，但無事想不空：

《小空經》所說的空住，是適應於住阿蘭若（araJJa）者而展開的修法，所以從阿蘭若——無事處說起。修行者專心憶念（即「作意」）無事想（araJJa-saJJa），不起村落想，人想，因村落想及人想而引起的疲勞，是沒有了⁸。這樣，村落想空，人想空，而無事想不空，「是謂行真實空（性）不顛倒」。⁹

2、人想、無事想空，但地想不空：

⁵ 《中阿含經》卷 49（190）《小空經》：「我從爾時及至於今，多行空也。阿難！如此鹿子母堂空無象、馬、牛、羊、財物、穀米、奴婢，然有不空，唯比丘眾。是為，阿難！若此中無者，以此故我見是空；若此有餘者，我見真實有。阿難！是謂行真實、空、不顛倒也。」（大正 1，737a7~12）

⁶ 《瑜伽師地論》卷 36〈本地分〉（大正 30，488c28~489a2）。

⁷ 《瑜伽師地論》卷 90〈攝事分〉（大正 30，812c5~6）。

⁸ 「疲勞」，《中部》（121）《空小經》作「患惱」。《瑜伽師地論》卷 90，解說為：「龐重，不寂靜住，及熾然等。」（大正 30，812c17）

⁹ (1) 《中阿含經》卷 49（190）《小空經》：「比丘若欲多行空者，彼比丘莫念村想，莫念人想，當數念一無事想。彼如是知空於村想，空於人想，然有不空，唯一無事想。若有疲勞，因村想故，我無是也。若有疲勞，因人想故，我亦無是。唯有疲勞，因一無事想故。若彼中無者，以此故，彼見是空，若彼有餘者，彼見真實有。阿難！是謂行真實、空、不顛倒也。」（大正 1，737a12~19）

(2) 《小空經》中「若彼中無者，以此故，彼見是空，若彼有餘者，彼見真實有」之文句，《瑜伽師地論》卷 90〈攝事分〉譯為：「於此處，彼非有故，正觀為空。若於此處，所餘有故，如實知有。」（大正 30，812b20~22）《瑜伽師地論》並舉例說明：「譬如客舍於一時間無諸人物，說名為空。於一時間有諸人物，說名不空。或即此舍，由無一類，說名為空，謂無材木，或無覆苫，或無門戶，或無關鍵，或隨一分無所有故；然非此舍即舍體空。」（大正 30，812b22~c6）

進一步，不憶念人想與無事想，專一憶念地想，觀地平如掌；人想空，無事想空，（因人想、無事想而引起的疲勞沒有了），而地想不空，「是謂行真實空（性）不顛倒」。¹⁰

3、地想、空無邊處想、識無邊處想、無所有處想次第進修觀空：

這樣的次第進修，專念空無邊處想而地等想空。專念識無邊處想而空無邊處等想空。專念無所有處想，不念識無邊處等想，識無邊處等想空，而無所有處想不空，「是謂行真實空（性）不顛倒」。¹¹

4、以上依世間道修空；這樣的「行真實空性」，是有漏的，有淺深層次的。（村落想、人想、無事想、地想、空無邊處想、識無邊處想、無所有處想）

B、依聖道修空：

以下，依聖道修空，《小空經》（大正 1，737c1~21）這樣說：

若欲多行空者，彼比丘莫念無量識處想，莫念無所有處想，當數念一無想心定。彼如是知：空無量識處想，空無所有處想，**然有不空，唯一無想心定。**……

彼作是念：我本無想心定，本所行，本所思，若本所行、本所思者，我不樂彼，不求彼，不應住彼。如是知，如是見，欲漏心解脫，有漏（心解脫），無明漏心解脫。解脫已，便知解脫，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彼如是知：空欲漏，空有漏，空無明漏，**然有不空，唯此我身六處命存。若有疲勞，因欲漏故，我無是也。若有疲勞，因有漏、無明漏故，我亦無是。唯有疲勞，因此我身六處命存故。若彼中無者，以此故彼見是空；若彼有餘者，彼見真實有。阿難！是謂行真實空（性）不顛倒也，謂漏盡，無漏，無為心解脫。**

1、《小空經》中的「無想心定」，依《空小經》，知道是「無相心三昧」的異譯。

¹⁰ 《中阿含經》卷 49（190）《小空經》：「比丘若欲多行空者，彼比丘莫念人想，莫念無事想，當數念一地想。彼比丘若見此地有高下，有蛇聚，有棘刺叢，有沙有石，山嶮深河，莫念彼也。若見此地平正如掌，觀望處好，當數念彼。阿難！猶如牛皮，以百釘張，極張托已，無皺無縮。若見此地有高下，有蛇聚，有棘刺叢，有沙有石，山嶮深河，莫念彼也。若見此地平正如掌，觀望處好，當數念彼。彼如是知空於人想，空無事想，然有不空，唯一地想。若有疲勞，因人想故，我無是也。若有疲勞，因無事想故，我亦無是。唯有疲勞，因一地想故。若彼中無者，以此故彼見是空，若彼有餘者，彼見真實有。阿難！是謂行真實、空、不顛倒也。」（大正 1，737a19~b4）

¹¹ 《中阿含經》卷 49（190）《小空經》：「比丘若欲多行空者，彼比丘莫念無事想，莫念地想，當數念一無量空處想。彼如是知，空無事想，空於地想，然有不空，唯一無量空處想。……彼比丘莫念地想，莫念無量空處想，當數念一無量識處想。彼如是知，空於地想，空無量空處想，然有不空，唯一無量識處想。……彼比丘莫念無量空處想，莫念無量識處想，當數念一無所有處想。彼如是知，空無量空處想，空無量識處想，**然有不空，唯一無所有處想。**若有疲勞，因無量空處想故，我無是也。若有疲勞，因無量識處想故，我亦無是。唯有疲勞，因一無所有處想故。若彼中無者，以此故彼見是空，若彼有餘者，彼見真實有。阿難！是謂行真實、空、不顛倒也。」（大正 1，737b5~29）

2、經說「然有不空，唯一無想心定」，與上文「然有不空，唯一無所有處想」等不同，不再說不空的「想」，因為無所有處等是有想定，無相心定是無想定。¹²

3、但無想心定，還是有為法，還是「有疲勞」——惱患的，所以如樂著無想心定，就是非想非非想處。

如觀無想心定，是本行所作的有為法，不樂、不求、不住，那就以慧得解脫——空欲漏，空有漏，空無明漏，得究竟解脫，也就是無相心解脫中最上的不動心解脫。¹³

4、《小空經》中的「無想心定」有「疲勞」及「不樂住」二類，沒有別立非想非非想處，與《淨不動道經》¹⁴是相同的。[無所有處→無想心定（無相心三昧）]

5、《瑜伽論》分為「世間道修」與「聖道修」二類說：「以世間道修習空性，當知為趣乃至上極無所有處，漸次離欲。自斯已後，修聖道行，漸次除去無常行等，能趣非想非非想處，畢竟離欲」¹⁵。「非想非非想處」畢竟離欲，與《小空經》的「無想心定」相合。

6、南傳的《空小經》在無所有處以上，別立非想非非想處¹⁶。然後說無相心三昧，空於非想非非想處；再依無相心三昧，觀有為是無常滅法，得漏盡。這對於依無相心三昧，而分立非想非非想處的古義，已隱覆而不再見了。

[無所有處→非想非非想處→無相心三昧]

¹²《空之探究》p.37~p.38：「無所有處以下，是初禪到無所有處定，是有想而不覺知；無想心定是無想而不覺知。……這可見無所有處以上，就是無想的無相心三昧。……這是說，無所有處定以下，是有想定，與《雜阿含經》所說相同。」

¹³《空之探究》p.38~p.39：「得此無想定的，如有所受（取）——樂、著、住，那就受（非）有想無想處的果報。無相心定而有所樂著，所以是無想而又有不明了的細想現行，因而名為非想非非想處定。如心無取著，那就是無相心解脫了。」

¹⁴《中阿含經》卷18（75）《淨不動道經》：「復次，多聞聖弟子作如是觀：若現世欲及後世欲，若現世色及後世色，若現世欲想、後世欲想，若現世色想、後世色想及不動想、無所有處想，彼一切想是無常法，是苦、是滅。彼於爾時而得無想，彼如是行、如是學，如是修習而廣布，便於處得心淨。於處得心淨已，比丘者或於此得入無想，或以慧為解；彼於後時，身壞命終，因本意故，必至無想處，是謂說淨無想道。」（大正1，543a1~9）；參見《空之探究》p.30。

¹⁵《瑜伽師地論》卷90〈攝事分〉大正30，812c28~813a2。

¹⁶《中部》（121）《空小經》：「復次，阿難！比丘不作意空無邊處想，不作意識無邊想，唯作意無所有處想之一緣。……復次，阿難！比丘不作意識無邊處想，不作意無所有處想，唯作意非想非非想處之一緣。……復次，阿難！不作無所有處想，不作意非想非非想處想，唯作意無想心定之一緣。……阿難！如是彼思惟：「此如實性、不顛倒、清淨是空類。」（日譯南傳11下，p.123~p.125；漢譯南傳12，p.92~p.93）

C、小結（p.49~p.50）：

- 1、《小空經》的悟入空性，是次第悟入的，通於有漏定的。空的是什麼？是想，是依想而引起的疲勞，所以無想心三昧為最上。
- 2、無想心三昧，空於一切煩惱，畢竟離欲，而我們的身心——六（內）處，在命終以前是不空的，但不再為煩惱所動亂，心解脫自在。並知道：「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」¹⁷。
- 3、空住與無相心三昧，初修的方便，雖有些差別，而究竟終歸是一致的。所以《大毘婆沙論》說：智果智功德的無相心三摩地，是空三摩地的異名。¹⁸

三、《大空經》內容大要（p.50~p.54）

（一）《大空經》與《小空經》的異同（p.50）：

- 1、《大空經》與《小空經》，都是如來與弟子共同修證的法門。
- 2、《小空經》是由下而上的，豎的層層超越，順著禪定的次第，最後以無相心三昧，不取著而漏盡解脫。
《大空經》卻是由外而內，橫舉四類空作意（四種空觀），修習成就而得究竟。四類空作意是：(1)外空作意，(2)內空作意，(3)俱空（《中阿含經》作內外空）作意，(4)不動作意。

¹⁷《中阿含經》卷49（190）《小空經》：「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更受有。」（大正1，737c13~14）

¹⁸（1）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04：「於空三摩地說無相聲者。如契經說：有一苾芻得無相心定，然根鈍故，不知此定有何果報有何勝利。彼作是念：尊者阿難，佛及弟子，常所稱歎，我應往問。……遂逐六年竟不聞說，彼懷疑久俛仰問言：若有獲得無相心定不沈不舉，攝持諸行，如水堤塘，解脫故住，住故解脫，佛說此定有何果報？有何勝利？阿難聞已便反問言：汝得此定耶？彼作是念：我昔所慮今果得之，便默然而住。阿難告言：佛說此定得解果報、得解勝利。解謂智生、修道、盡漏，汝亦不久當得此事。……解脫故住者，是自性解脫住故。解脫者，是相續解脫，此定觀無我、我所相故名無相而實是空，以彼苾芻專修此定，能初證入正性離生，於最後時盡諸漏故。《法印經》說：若觀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相，而捨諸相名無相定，彼觀境界相而捨有情相，謂以空定觀色等法，捨有情想，於中都無女男等故。由此尊者妙音說曰：諸有情想依境界相故，觀境相捨有情想，女、男相無，名無相定，而實是空三摩地。」（大正27，541b9~c15）

（2）《毘婆沙論》卷13：「比丘！此三昧智果智功德者，取證得果漏盡故，說智果智功德。於是彼比丘聞尊者阿難善方喻說，內懷歡喜誦習受持已，禮尊者阿難足，繞尊者阿難已而去，彼比丘因尊者阿難教授，獨靖寂燕坐心不放逸，精勤遊已知法至得阿羅漢，此是空三昧說無想。」（大正28，514b4~9）

（3）參見《空之探究》p.36。

(二) 《大空經》與南傳《空大經》之差異 (p..50)

四類作意的修習，《大空經》與南傳《空大經》，說明上略有差別。

- 1、依《大空經》說：修學者先要「持內心住止令一定」，也就是修得初禪（二禪、三禪、四禪），得四增上心（四禪），然後依定起觀。念（即「作意」）內空，如「其心移動不趣向近，不得清澄，不住，不解於內空」¹⁹，那就念外空。如外空又不住，不解，那就念內外空。又不住，不解，那就念不（移）動。²⁰

總之，要修習多修習，達到心不移動趣向於近，得清淨，住，解於內空……不（移）動。²¹《瑜伽論》也這樣說。²²

- 2、南傳《空大經》別別的說明四類作意，沒有展轉次第的意義。

¹⁹ 《中部》(122)《空大經》作：「心不勇躍，不欣喜，不定住，不解脫。」(日譯南傳 11 下，p.130；漢譯南傳 12，p.96~p.97)。

²⁰ 《中阿含經》卷 49 (191)《大空經》：

「阿難！如是比丘持內心住止令得一定。彼持內心住止令一定已，當念內空。彼念內空已，其心移動，不趣向近，不得清澄，不住不解於內空也。

阿難！若比丘觀時，則知念內空，其心移動，不趣向近，不得清澄，不住不解於內空者，彼比丘當念外空。彼念外空已，其心移動，不趣向近，不得清澄，不住不解於外空也。

阿難！若比丘觀時，則知念外空，其心移動，不趣向近，不得清澄，不住不解於外空者，彼比丘當念內外空。彼念內外空已，其心移動，不趣向近，不得清澄，不住不解於內外空也。

阿難！若比丘觀時，則知念內外空，其心移動，不趣向近，不得清澄，不住不解於內外空者，彼比丘當念不移動。彼念不移動已，其心移動，不趣向近，不得清澄，不住不解於不移動也。」

(大正 1，738c2~18)

²¹ 《中阿含經》卷 49(191 經)《大空經》：

「阿難！若比丘觀時，則知念不移動，其心移動，不趣向近，不得清澄，不住不解於不移動者，彼比丘彼彼心於彼彼定，御復御，習復習，軟復軟，善快柔和，攝樂遠離。若彼彼心於彼彼定，御復御，習復習，軟復軟，善快柔和，攝樂遠離已，當以內空成就遊。彼內空成就遊已，心不移動，趣向於近，得清澄住，解於內空。阿難！如是比丘觀時，則知內空成就遊，心不移動，趣向於近，得清澄住，解於內空者，是謂正知。

阿難！比丘當以外空成就遊，彼外空成就遊已，心不移動，趣向於近，得清澄住，解於外空。阿難！如是比丘觀時，則知外空成就遊，心不移動，趣向於近，得清澄住，解於外空者，是謂正知。

阿難！比丘當以內外空成就遊，彼內外空成就遊已，心不移動，趣向於近，得清澄住，解於內外空。阿難！如是比丘觀時，則知內外空成就遊，心不移動，趣向於近，得清澄住，解於內外空者，是謂正知。

阿難！當以不移動成就遊，彼不移動成就遊已，心不移動，趣向於近，得清澄住，解於不移動。阿難！如是比丘觀時，則知不移動成就遊，心不移動，趣向於近，得清澄住，解於不移動者，是謂正知。」(大正 1，738c18~739a12)

²² 《瑜伽師地論》卷 90〈攝事分〉(大正 30，813a~b)。

(三) 四類作意之意涵 (p.50~p.52)

- 1、《瑜伽師地論》以「所證空」與「所修空」分判四類作意：
四類作意的定義，經文沒有確切的說明，《瑜伽論》²³解說為：

┌外空——超過一切五種色想（離欲貪）
所證空——└
┌內空——於內諸行斷增上慢（離我慢）
┌內外空——修無我見
所修空——└
┌不動——修無常見

依經文的四類作意，而分別為所證空與所修空，先證而後修，不過是論師的一項解說吧！

- 2、從《瑜伽論》的解說，也可發見經義的線索。

如《中阿含經》《大空經》（大正 1，739b）說：

[觀五欲無常，證外空而離貪欲]

有五欲功德，可樂，（可）意，所（可字的訛寫）念，（可）愛，色欲相應²⁴。眼知色，耳知聲，鼻知香，舌知味，身知觸。若比丘心至到（？），觀此五欲功德，……觀無常……，如是比丘觀時則知者，此五欲功德，有欲有染，彼已斷也，是謂正知。

[觀五取陰生滅無常，證內空而離我慢]

有五盛（盛是取的古譯）陰：色盛陰，覺（受的古譯）、想、行、識盛陰。謂比丘如是觀興衰，……若有比丘如是觀時，則知五陰中我慢已滅，是謂正知。

※ 經文釋義：

²³ 《瑜伽師地論》卷 90〈攝事分〉：「復次有二種空：一者、應所證空，二者、應所修空。……應所證空，略有二種：一者、外空，二者、內空。外空者：謂超過一切五種色想，則五妙欲之所引發。於離欲貪，正能作證。內空者：謂於內諸行，斷增上慢，正能作證。應所修空，亦有二種：一、於內外諸境界中，修無我見；二、即於彼修無常見。……又於此中，若諸苾芻、為離欲貪，精勤修學觀察作意、增上力故；於欲界繫諸不淨相，勉勵思惟。彼於外空未作證故，於其正道未善修故，趣染習故，於外空性心不證入，不愛樂故，便於其中，由我慢門，心不流散等隨觀察，以寂靜相思惟內空。彼由我慢未永斷故，於其正道未善修故，亦於此中心不證入。遂於內外一切行中，修無我見。於無我見未善修故，亦於其中心不證入。乃於內外一切行中，修無常見，令心不動。於諸行中，見無常故，一切種動，皆無所有；故無常見，名不動界。」（大正 30，813a11~b22）。

²⁴ 參照《雜阿含經》卷 13（311 經），作：「眼見可愛，可樂，可念，可意，長養欲之色。」（大正 2，89b7~8）

- (1) 依經文所說，觀五欲功德，是外離欲貪；觀五取陰，是內離我慢。
- (2) [內空：]五取陰和合，是個人自體；**觀五陰生滅無常**，（無常故苦，無常苦故無我），所以可說是**證內空而離我（見、我愛、我）慢**。
- (3) [外空：]五欲功德，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——五根；於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境，起可樂、可意、可念、可愛，與欲貪相應；**觀五欲無常**，可說是**證外空而離欲貪**。

3、四類作意之先後次第：

- (1) 這四類作意的次第，《瑜伽論》先**外空**而後**內空**²⁵；《空大經》與《大空經》，卻是先**內空**而後**外空**。
- (2) 不過，《大空經》標舉如來所住時說：「我此異（異是殊勝的意思）住處，正覺盡覺，謂度一切色想，行於**外空**」²⁶。先舉度一切色想的外空，與《瑜伽論》的先說**外空**相合。
- (3) 但《空大經》作：「如來住勝等覺，即不作意一切諸相，**內空**成就住」²⁷。

4、四類作意思想之開展：

- (1) 《空大經》廣說**內空作意**與**不動作意**，而**外空**與**俱空作意**，只簡略的提到名目。²⁸所以這一修空的教授，起初可能只有二類：一、（空於五欲的）五欲空；二、（空我我所的）五蘊空。

- (2) 由於五欲是內根、外境相關涉而引起的，所以觀五欲，可以分別的觀**外境的**

²⁵ 《瑜伽師地論》卷 90〈攝事分〉：「彼於**外空**未作證故，於其正道未善修故，趣染習故，於**外空**性心不證入，不愛樂故，便於其中，由我慢門，心不流散等隨觀察，以寂靜相思惟**內空**。」（大正 30，813b13~16）。

²⁶ 《中阿含經》卷 49(191 經)《大空經》：「阿難！若有比丘不欲嘩說，不樂嘩說，不合會嘩說，不欲於眾，不樂於眾，不合會眾，欲離於眾，常樂獨住遠離處者，得時愛樂心解脫，及不時不移動心解脫者，必有是處。所以者何？我不見有一色令我欲樂，彼色敗壞變易，異時生愁感啼哭、憂苦、懊惱，以是故**我此異住處，正覺盡覺，謂度一切色想，行於外空**。」（大正 1，738b8~15）。

²⁷ 《中部》（122 經）《空大經》：「如來所勝等覺，即作意一切諸相，而當成就**內空住**。」（漢譯南傳 12，p.96~p.97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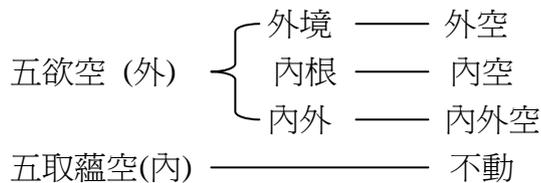
²⁸ 《中部》（122 經）《空大經》：「彼**作意內空**。為作意內空，於內空，彼之心不踴躍、不欣喜、不定住、不解脫。阿難！如是之時，如是彼比丘知：為作意內空，於內空，我心不踴躍、不欣喜、不定住、不解脫。如是，其時有正知。

彼**作意外空**。彼**作意內外空**。

彼**作意不動**。為作意不動，於不動，彼之內心不踴躍、不欣喜、不安住、不解脫。阿難！如是之時，彼比丘如是知：為作意不動，於不動，我心不踴躍、不欣喜、不定住、不解脫。如是，其時有正知。」（日譯南傳 11 下，p.130~p.131；漢譯南傳 12，p.97）

無常、內根的無常、內外緣生欲貪的無常。在傳授中，分爲內空，外空，內外空。空於五欲的分別觀察，其實是內外關聯著的，先觀外空或先觀內空，都是可以的。

(3) 空於五欲的空觀，分爲外空、內空、內外空，於是對外空五欲而本有內空意義的，觀五取陰而空於我慢的，名之爲不動了。



(四) 《大空經》的空行，源於《雜阿含經》的「空住」(p.52~p.53)

1、《大空經》的空(住)行，本於《雜阿含經》²⁹所說，被稱歎爲上座禪住的空住³⁰。入上座禪住的，在入城乞食時，道路上，見色等如有愛念染著的，應該爲斷而修精勤；如了知沒有愛染，就這樣的喜樂善法，精勤修習。名爲「清淨乞食」，也略說行、住、坐、臥。

2、與此相當的《中部》《乞食清淨經》³¹，所說要廣得多。內容爲：入城乞食往來，

²⁹ 《雜阿含經》卷9(236)：「佛告舍利弗：今入何等禪住？舍利弗白佛言：世尊！我今於林中入空三昧禪住。佛告舍利弗：善哉！善哉！舍利弗！汝今入上坐(座)禪住而坐禪，若諸比丘欲入上座禪者，當如是學。若入城時、若行乞食時、若出城時，當作是思惟：我今眼見色，頗起欲、恩愛、愛念、著不？舍利弗！比丘作如是觀時，若眼識於色有愛念染著者，彼比丘爲斷惡不善故，當勤欲方便堪能，繫念修學。……若比丘觀察時，若於道路、若聚落中行乞食，若出聚落，於其中間，眼識於色，無有愛念染著者，彼比丘願以此喜樂善根，日夜精勤，繫念修習，是名比丘於行、住、坐、臥，淨除乞食，是故此經名清淨乞食住。」(大正2，57b3~28)

³⁰ 《空之探究》：「空住，是佛教初期被尊重的禪慧，《雜阿含經》卷九(大正2，57b)說：舍利弗白佛言：世尊！我今於林中入空三昧禪住。佛告舍利弗：善哉！善哉！舍利弗！汝今入上座禪住而坐禪。此經，巴利藏是編入《中部》的，名爲《乞食清淨經》。比較起來，《雜阿含經》的文句，簡要得多，應該是初集出的。《乞食清淨經》中，舍利弗說：「我今多住空住」。佛讚歎說：「空住是大人住」。大人住，《雜阿含經》作「上座禪住」。上座，或譯「尊者」，所以《瑜伽論》作「尊勝空住」。無論是大人住，尊勝空住，都表示了在一切禪慧中，空住是偉大的，可尊崇的。傳說佛滅百年，舉行七百結集時，長老一切去多入空住。分別說系的律典，也稱之爲「大人三昧」；《十誦律》作「上三昧行」。可見空住——空三昧，在佛教初期，受到了佛教界的推崇。」(p.4~p.5)

³¹ 《中部》(151)《乞食清淨經》：「舍利弗！汝之諸根淨明，皮膚之色徧淨、清白。舍利弗！如何之住？汝今日多住耶？」[舍利弗曰：]「世尊！我今日多住空住。」[世尊曰：]「善哉！善哉！舍利弗！舍利弗！汝實今日多住於大人住。舍利弗！……若比丘之願：今日多住

六根於色……法，應離欲貪等煩惱（與《雜阿含經》大同）。然後說五妙欲斷，五蓋斷，五取蘊遍知，修四念住……八支道、止觀，證明、解脫。

3、空住，當然是禪觀；但要應用於日常生活中。《中部》的《乞食清淨經》，與《空大經》是非常接近的。

(五) 《大空經》之內容架構³² (p.53~p.54)

《大空經》近於《乞食清淨經》，然以四類作意為核心，重於日常生活的應用，內容更廣。³³

1、策勉比丘樂獨住遠離處

比丘如喜樂多眾聚會，是不能得「出離樂，遠離樂，寂靜樂，等覺樂」的，也不能得阿羅漢的究竟解脫。這是策勉比丘們，「常樂獨住遠離處」，住於適合修行空住的地方。³⁴

2、空住者的心境喜樂自在

佛學自身的證得：「我不見有一色令我（生）欲樂」³⁵，所以一切色法的變異，不會引起憂苦懊惱。佛自住勝等覺，即度一切色想（《空大經》作「一切諸相」³⁶），空住成就。成就了空住，所以比丘們來會，心住遠離寂靜喜樂；為大眾說法，也是絕對沒有煩惱的。³⁷這是佛以自證作證明，表示空住者心境之喜樂自在。

3、四類作意之修習

正說空住，依四禪而修內空作意、外空作意、內外空作意、不動作意，修習成就³⁸。

於空住。舍利弗！彼比丘應如是思惟：通行一路，我為乞食入村，於一地遊行乞食，從一路由村乞食還歸，其時，於我眼〔等六根〕所識之諸色，有心之欲、或貪、或瞋、或癡耶？……舍利弗！其比丘應為此等之惡、不善法，當不可不精進。……舍利弗！其比丘應以其喜悅，晝夜，不可不隨學諸善法而住。復次，舍利弗！比丘應如是思惟：我已斷五妙欲耶？舍利弗！若比丘善觀察，如是知：我既未斷五妙欲者。舍利弗！彼比丘應為斷五妙欲不可不精進。舍利弗！若復比丘之善觀察者如是知：我已斷五妙欲者。舍利弗！彼比丘應以其喜悅，晝夜不可不隨學諸善法而住。……我已斷五蓋者。……我徧知五取蘊者。……我已修四念住者。……我已修八支聖道者。……我已修止、觀者。……我已證明與解脫者。舍利弗！彼比丘應以其喜悅，晝夜不可不隨學諸善而住。舍利弗！……實如是，汝等應如是學。」（日譯南傳 11 下，p.426~p.432；漢譯南傳 12，p.321~p.325）

³² 另見印順法師著《性空學探源》p.90。

³³ 參見《空之探究》p.5。

³⁴ 詳見《中阿含經》卷 49（191 經）《大空經》（大正 1，738a18~b2）。

³⁵ 《中阿含經》卷 49（191 經）《大空經》：「我不見有一色令我欲樂，彼色敗壞變易，異時生愁感啼哭、憂苦、懊惱，以是故我此異住處，正覺盡覺，謂度一切色想，行於外空。」（大正 1，738b12~15）。

³⁶ 《空大經》：「彼住由如來所勝等覺。即不作意一切諸相，而當成就內空住。」（日譯南傳 11 下，p.129；漢譯南傳 12，p.96）

³⁷ 詳見《中阿含經》卷 49（191 經）《大空經》（大正 1，738b12~20）。

³⁸ 詳見《中阿含經》卷 49（191 經）《大空經》（大正 1，738b20~739a12）。

4、明「空住」的斷惡向善

住於空住的，行，（住），坐，（臥）——四威儀中，正知而不會引起貪憂惡不善法。

如為眾說法，不說非聖無義的種種世俗論，而說戒、定、慧等正論。

尋思時，正知而不起三不善尋，起三善尋，都不起貪憂惡不善法³⁹。

外對五欲境時，觀無常而不起欲染。

內觀五取蘊時，觀無常而斷我慢。

這是一向善的，無漏出世間的，不落惡魔之手的（究竟解脫）。⁴⁰

5、禪定有退轉，應以修「空住成就」為要務

師、弟子、梵行的煩苦。簡單說：如住在阿蘭若處，得四增上心，因人眾往來，引起惡不善法而退轉的，就是煩苦。

這表示了禪定是可退的，修出離行，應以修空住成就為要務。⁴¹

6、尊師慈悲為弟子說法，弟子應依教奉行

「尊師為弟子說法，憐念愍傷，求義及饒益」，出於利他的慈悲心。

弟子們應該「受持正法，不違師教」。⁴²

四、辨「空」與「空性」（p.54~p.55）

進一步來論究「空」與「空性」。

（一）新譯、舊譯之別（p.54）

1、舊譯：在舊譯中，都是一律譯為「空」的。

2、新譯：自玄奘譯出瑜伽系的論典，才嚴格的分別「空」與「空性」；以為「空」是遮遣妄執的，「空性」是空所顯性，是離妄執而顯的法性，所以是如實有的。⁴³

³⁹《中阿含經》卷49（191經）《大空經》：「阿難！彼比丘行此住處心，若欲有所念者，彼比丘若此三惡不善之念：欲念、恚念、害念，莫念此三惡不善之念；若此三善念：無欲念、無恚念、無害念，當念此三善念。如是念已，心中不生貪伺、憂感、惡不善法，是謂正知。」（大正1，739a20~24）

⁴⁰詳見《中阿含經》卷49（191經）《大空經》（大正1，739a12~b28）。

⁴¹詳見《中阿含經》卷49（191經）《大空經》（大正1，739b28~740b13）。

⁴²詳見《中阿含經》卷49（191經）《大空經》（大正1，740b13~c1）。

⁴³（1）世親造《辯中邊論》卷2：「空有三者：一、無性空，謂遍計所執。此無理趣可說為有，由此非有說為空故。二、異性空，謂依他起。如妄所執不如有，非一切種性全無故。三、

(二) 初期聖典中的「空」與「空性」之別異 (p.54)

初期佛典中，「空」與「空性」有什麼分別呢？

1、空：如「空諸欲」⁴⁴，「空世間」⁴⁵，「貪空、瞋空、癡空」⁴⁶，「空欲漏、空有漏、空無明漏」，「我我所空」，「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」，在巴利文中，都是「空」(suJJa)。

2、空性：如「空心解脫」⁴⁷，「空解脫」，「空三昧」，「空等至」，「空住」⁴⁸，「內空、外空、俱空」(以上三種空，在《無礙道論》中，也是空)⁴⁹，《空小經》，《空大經》：凡是作為觀名、定名或經名的，都是「空性」(suJJatA)。

3、印順導師認為：

「空」不只是一否定詞，離妄執煩惱是空，也表示無累的清淨、寂靜。⁵⁰

「空性」，是空的名詞化。初期聖典中的「空性」，並無「空所顯性」的意義；只有「出世空性」，是甚深的涅槃。⁵¹

五、別論《小空經》之「空」 (p.54~p.55)

(一) 「空」在初期聖典中，與離煩惱有關

自性空，謂圓成實。二空所顯為自性故。」(大正 31，469a25~29)

(2)印順法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(p.254)：「三無自性性，是依三相而立的。……三、勝義無自性性，通於依他起與圓成實相。……圓成實相是勝義，也可以名為勝義無自性性，如說：『是一切法勝義諦故，無(遍計所執)自性性之所顯故』。這就是空性，瑜伽學者解說為『空所顯性』。」

(3)印順法師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(p.204)：「唯識者解空為二：一、實無自性的妄所執性——遍計所執性，是空的，空是沒有自體的意思。二、實有自體的真實理性——圓成實性，這是從修空所顯的；從空所顯，所以稱之為空，其實是『空所顯性』，空性是有的。」

⁴⁴《空之探究》p.6：「空諸欲，《雜阿含經》約空五欲說，而實不限於五欲的。諸欲的欲，包含了貪、欲、愛、渴、熱煩、渴愛，正是繫縛生死的，緣起支中渴愛支的種種相，也就是四諦中愛為集諦的愛。空諸欲與空住的意義相通，都是著重於離愛而不染著的。」

⁴⁵《空之探究》p.6~p.7：「世間，佛約眼等內六處，色等六外處，六識，六觸，六受說。這些，都是可破壞的，破壞法所以名為世間。六處等我我所空，名為空世間。」

⁴⁶《空之探究》p.7：「不動心解脫者，染欲空，瞋恚空，愚癡空。……貪、瞋、癡，是煩惱的大類，可以總攝一切煩惱的。離一切煩惱的不動心解脫，就是阿羅漢的見法涅槃。涅槃或無為，《阿含經》是以貪欲滅，瞋恚滅，愚癡滅——貪、瞋、癡的滅盡來表示的。」

⁴⁷參見《空之探究》p.7；p.20~p.23。

⁴⁸參見《空之探究》p.4~p.6。

⁴⁹詳見《無礙解道》(日譯南傳 41，p.119)。另參見《空之探究》p.113~p.116。

⁵⁰《空之探究》p.5：「離去愛念染著，是空；沒有愛念染著的清淨，也是空：空，表示了離愛染而清淨的境地。」

⁵¹《空之探究》p.8：「出世間空性，是難見難覺，唯是自證的涅槃甚深。……涅槃是無為，是出世間，也是空——出世間空性。」

《小空經》所說的「行真實空，不顛倒」，《空小經》作：「如實性，不顛倒，清淨空類」。⁵²空類，空是有淺深不同的（系列）。「空」在初期聖典中，是與離煩惱有關的。⁵³

（二）《小空經》的特色

《小空經》所說，不起人想、村落想，而想阿蘭若處；阿蘭若處想成就，沒有人想、村落的煩囂，就名為「空」。進一步，不起人想、阿蘭若想，而觀想大地，想大地平坦，一望無涯，自有空曠無寄的境地，也就名為「空」。

這種以一想而除其他的想，正如以一淨念而除種種雜念一樣。這樣的以不空而去空的，是《小空經》的特色。

（三）《大乘楞伽經》對《小空經》空義之評論

《大乘入楞伽經》，稱這種空為「彼彼空」，評論為：「此彼彼空，（七種）空中最麤，汝應遠離」。⁵⁴以不空而說空，被評為最麤的，應該遠離的。⁵⁵

六、歸結「空」之重要性

總之，大、小「空經」的集出，在四種心解脫中，不是無量，無所有，無相——三者可及的；在佛法中，「空」是越來越受到重視了！

⁵² 詳見《中阿含經》卷 49（190 經）《小空經》（大正 1，736c29~738a1）；《中部》（121 經）《空小經》（日譯南傳 11 下，p.119~p.127；漢譯南傳 12，p.89~p.94）。

⁵³ 參見《空之探究》p.4~p.8；p.20~p.23。

⁵⁴ 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 2：

大慧！略說空性有七種，謂(1)相空、(2)自性空、(3)無行空、(4)行空、(5)一切法不可說空、(6)第一義聖智大空、(7)彼彼空。……云何彼彼空？謂於此無彼，是名彼彼空。譬如鹿子母堂無象、馬、牛、羊等，我說彼堂空，非無比丘眾。大慧！非謂堂無堂自性，非謂比丘無比丘自性，非謂餘處無象、馬、牛、羊。大慧！一切諸法自共相，彼彼求不可得，是故說名彼彼空。是名七種空。大慧！此彼彼空，空中最麤，汝應遠離。（大正 16，598c24~599a15）

⁵⁵ 另見印順法師著《性空學探源》p.87~p.90；p.236~p.238；《中觀今論》p.75~p.77。